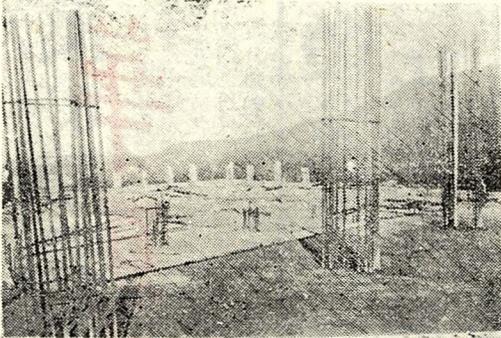


右上：菲華秉公社西樂隊來校演奏。
右下：本校與菲華秉公西樂隊互贈紀念旗。



每週畫頁

左上：興建中大義館的七樓。
左下：中正理工學院土木系同學昨抵華岡與本校德文系同學作籃、足、排球友誼賽，圖為全體來訪同學合影。(圖：程哲仁)



每週專訪

藝術領域寶藏無窮 聾啞阻擋不了毅力

【本報記者吳文龍專訪】在藝術的領域裏，蘊涵着無窮盡的寶藏，等待我們去鑽研創新。只要我們有信心獻身於藝術，只要我們能克服困難，即使身體上有任何缺陷，亦將獲得輝煌的碩果。

本校美術系出現了八位殷勤耕耘的聾啞同學，在師長和同學愛護下，他(她)們充滿愉快地過着黃金年華的大學生活。

深刻的感觸繼續從他們筆尖流露出來，他抿了抿唇，隱隱地勾出了弧形的唇角，似乎也勾出了那段苦痛的回憶。

「我在三歲時就失去了聽覺。」端莊雅尚的鍾美媛同學靜靜的在紙上寫着。

那還是在襁褓中的事，三歲仍搞不清是怎麼回事兒，體弱多病的她患上麻疹病，吃藥打針也不管用，因此耳朵聾了。

平常做完了功課，鍾美媛總喜歡看文藝小說、散文，

碰到畫展也常就近看了一陣。

帶着一副眼鏡的邱松忠，今年順利地與鍾同學考進本校美術系，他若有所思地寫道：「由於小時候多病，我的興趣與才能因而受到限制，平時會對文學有較深的愛好，對我來說『事倍功半』應是最好的寫照。」

他記起在建國中學休學期間，曾參加「自由青年」的徵文，在小說組三百餘人中入選為佳作，所不同的是那時候年僅十五歲而已。

換了新環境，邱同學希望在良師益友的鼓舞開導下，重新提起他的筆。

「我——很高興！當你聽到這生硬的口音，你會稱讚美二的陶崇山同學。」

面前，他畫的石膏素描，強烈表現出獨特的性格，就如其人一樣。他一面操着強硬國語，一面微笑寫道：「我記在心目中最愉快的事是我尚能夠說些簡單的對話，現在還在練習中呢！」

「我既然聾了，但一定要能說。」當他的筆停下來時，教授剛走進教室，他很有禮貌地開口：「好！好！」

經過嘈雜的走廊，大倫館二六三寢室裡，四周牆壁掛着數幅圖畫，把周圍空間配合恰到好處，來到這裡給人安靜親切之感。

坐在靠門邊的曾慧文同學，他那高又壯的身體斜倚着桌面，眼睛向着窗外極目四眺。

他搖搖頭，感歎地說：「那是三年前的事，那年農曆除夕我正服役的機動部隊值勤，留營戍守時，不料患了感冒，接着發高燒，這樣持續了幾天，就患上重耳聾了。」

鄰座的楊炯煌同學放下手中的報紙，試着欲言地走到同學身旁，很快的拿起另一隻筆，在畫紙上畫了幾下，接着寫着：「我在豐原盲聾學校選修應用美術課程，因成績優良，免試直升高中。去年，參加教育部舉辦聾生大專考試，很幸運考進本校。」

這位長得相當文質彬彬的楊同學，小學四年級參加全縣書法比賽曾獲得第二名。

對面，剛畫完佛像素描的黃德福同學，憑藉他敏銳的視覺，彩筆下的大佛神采嘩嘩。

在本校生活快四年的他，家住臺南市，父親當醫生，二位哥哥也是從事醫事工作，二個姊姊已大學畢業，一個妹妹還在求學中，這溫馨的家庭可謂醫生世家了。

走向美術系教室的一角，梁玖珍小姐正跟左鄰右舍開玩笑，她長得清秀大方，不時打手勢表示內心的愉快。

「我對於設計很有趣，梁又銘叔叔時常鼓勵我。」她甩了頭髮，甩不起波浪。

在顧玉山同學白色衣服的背影，他動動嘴唇，掩不住的苦思：「為了我不能聽到老師授課，幸好同學們幫助我翻譯，借給我筆記，他們給予我太多了，使我對人生充滿幸福和快慰。」

身體的缺陷，並不能阻止他(她)們的努力，更不能阻止他們的成功；他們在嚐試着，不斷的接受新考驗。

明年他們將與國立藝術學院聯合舉辦首屆畫展，這是一項別開生面的展覽，雖然籌備艱苦，但他們的苦幹，會贏得豐碩成果的。

服務台

△德文系教授陳安娜遺失德文歌本一冊，拾獲者請送至德文系辦公室。
△有人在義館三〇二教室拾獲一本大學化學實驗書，防失者速往新聞系辦公室領取。
△宋純思同學，你的公車月票已被檢到，請速至新聞系辦公室領回。

